

■流金岁月

荷塘罾虾忆少年

刘峰

夏日炎炎,不禁忆起旧年荷塘边、柳荫下的罾虾时光……

罾(zēng),是一种古老的渔具,《楚辞·九歌》云:“扳罾何为兮,木上做渔网。”可以想象,一群先民筚路蓝缕,为了氏族的繁衍生息,赤足披发,扳着大罾,在一片蛮荒的野水深处捞取生活。

对于乡间少年而言,扳罾带有一种游戏成分,所使用的罾很小巧,属最原始的那一种。

罾的制作简单,水乡长大的孩子,无师自通。首先,取两根粗细长短差不多的竹竿,用麻绳交叉绑在一起,做成一个支架;然后,裁一片正正方方的纱布,或者干脆较一块旧蚊帐,分别将四个角系在竹子的末端。

在竹子的弹力作用下,纱帐刹那绷起,宛如一张小小的白帆,俨如一块窄窄的银幕,恰似一个大大的风筝,令人爱不释手。

为了增加罾的重力,防止它在水中浮起,也避免被风浪吹翻、或被流水冲

走,须在竹架的交叉处吊一坨重物。人们往往就地取材,大多采用水边的鹅卵石。最后,采用杠杆原理,在竹架的交叉处绑上一根竹竿,便于将罾扳出水面。

一番操作下来,一具简朴、实用的罾就制作成功了!

为了吸引小河虾,就得“打窝子”,提前做虾饵。从榨油厂要一小片油饼,碾碎后,掺杂麦麸、玉米面,滴入几滴香油,搓成酒曲大小的丸子,虾饵就做好了。

整个暑假期间,我和同伴们像拎着灯笼一般拎着罾来到荷塘。那片荷塘,生着绿油油的水草,草虾极多。大家来到塘边柳荫下,一字儿摆开,各自找准位置,将罾儿缓缓沉入池塘,让它稳稳停在水底,然后将虾饵抛入罾中央,接下来大家噤了声,静静等待虾儿前来觅食。

日光下澈,树影如画,绿荫匝地,人面俱绿。一切静悄悄的,只有柳梢上的知了不知疲惫地嘶鸣,愈发增添了荷塘的静谧。一只红蜻蜓飞了过来,歇在罾

架上,一动也不动,此情此景,仿佛齐白石笔下的写意小品。

透过清澈的水面,可以看见虾儿悄悄来了。也许嗅到饵料的香味,有的从水草间探头摆须钻出来,有的从岸边的石缝跃跃欲试,它们是那么的敏感,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它们瞬息而逃。

当发现没有什么危险,它们慢慢游到罾边,双足轻轻一划,就潜到纱帐底部。它们吃东西很小心,先用钳子轻轻碰一下香饵,然后迅速后退寸许,接下来再碰一下,又后退,直到感觉真的没有什么危险了,才用两只钳子捧起食物美滋滋吃起来。

有时,为了争抢食物,它们竟剑拔弩张,长脚一挥一挥地,钳子一张一张地,胡须一翘一翘地,眼球子一突一突地。打起架来,会在水里形成小小的、碧色的漩涡。

该起罾了!

抑住怦怦心跳,小心翼翼提着提竿,将罾缓缓扳出水面,随着水从纱帐细细

密密的孔眼滤出,虾儿们觉察危机来临,但为时已晚,水淋漓地窝在一起,拼命挣扎,蹦上跳下,噼噼有声,令人心花怒放。偶尔,有虾儿十分机警,弹跳而起,清光一闪,溅出水面,逃之夭夭。

扳着扳着,不觉到了黄昏。

此时,夕照将荷塘柳树染得一片通红,一朵朵荷花宛如红红的火苗在静静燃烧,有一种“晚峰横碧树梢红,数榜渔罾水影中”的古意。不远处的村庄,炊烟袅袅升起,大家完成最后一次收获,拎着湿漉漉的罾,背着沉甸甸的篓,喜滋滋回家。

收获的虾儿,须静养几天,让它们吐净秽物。在庭院的葡萄架下,有一口水缸,我将虾儿养在里面,并放了一些水藻。当读书累了,看虾游动、憩息、觅食,是一件有趣的事,成为孩提时代美育的启蒙。

一晃,我们都长大了,荷塘罾虾时光,于渐行渐远中,成了一缕难舍的回忆,一丝甜蜜的乡愁。

■江城短笛

雨蝉

徐天喜

被雨淋湿的一棵树
新霁后仍在滴水
依偎袅袅斜风
出落得满枝诗情
一只生动的蝉,寄身
在湿漉漉的树丫
如果,蝉有些许记忆

便会写下刚才那场
痛快的阵雨
天阔云淡的视线里
一群鸟正在远行
雨蝉,重新抖落起如画斜阳
再次准备唱一曲
可忆及来路的夜歌



追逐夕阳 陶腊梅 摄

■灯下闲话

找样报

姚明祥

收到稿费通知单,才知拙文早在几月前,已被外地某报刊发。那是一张经济类的报纸,单位没订,样报不好找。好不容易从邮递员那里打探到,城南某公司常年订阅。我兴冲冲地赶去,一路上又惴惴不安,相隔这么久,人家还留着报纸吗?

我很在乎样报,尤其是数字化之前。哪怕是块“豆腐干”,从构思到成文,我都用心用情,慢慢酝酿,近乎十月怀胎;乖丑都是自己的“娃”。可连娃长啥样都没看见,心里那个痒呀,难受!

找到了那家单位,二楼办公室,一中年男子见我衣着简朴,以为上门收废旧的,“年底来!”得知我是水厂的,他一下子从藤椅里弹了起来,一改冷漠,面带笑容,“刚好,麻烦帮厕所里的水龙头换一下”。我说没带工具,让我先找

一下报纸吧!他说报纸好找,我这不请自来的师傅难找,那水漏起来可惜。我心想,只要能找到样报,我免费服务一下又算啥呢!

我“蹬蹬蹬”跑到楼下自行车修理铺,借来扳手,折返回来,关了闸阀,使劲一扳,却把锈死的生铁龙头扳断。这下惹了大麻烦,要把残丝剔出,才能换上新龙头。作为水管维修工不费劲,只费时。

终于换好,他这才打开贮藏间。不得不说他是个好管家,党报党刊、地方报纸、行业报纸,各堆一叠,码放整齐。正因为有他这份精细的心思,也才有我找样报的希望。他让我慢慢翻找,自己去隔壁坐班。

我在那堆行业报纸上,手指扒拉如炭,仍没找到。他不信说,莫非翻漏掉了?要亲自重翻。我说不用了,独缺那

一期。他说这就怪了?

刚走出底楼,就见他在楼上伸出半个脑壳:“喂,姚师傅,想起了,被我单位老黄拿去了。他退休住城北……”

那里我晓得,与我同住一条街。怀着碰碰运气的心情,我去了老黄家。老黄住顶楼七层。老旧小区,没有电梯,爬上去,有点气喘。老黄不在家,买菜去了。晚饭后无事又爬上去,刚到门外我一愣。里面哗哗水响,职业敏感,水管坏了?又碰上“好事”了?我犹豫一下,还是敲了门。里面说:“来了!”水不响了,原是有人在洗澡。老黄一见我就很惊异:“你,还写文章?!”我也奇怪,文人有啥专门标配?一个长相憨厚的工人,就不配写文章?他笑了:“你写母亲的手开口,把我眼睛水都看出来……应该还在刘会计那里。”

我知道发了哪一篇,仿佛与“孩子”见上一面似的,心中有了底,却又不到黄河心不死,次日赶车又去城南,找到他们单位刘会计。她连连点头说看过,有印象,写得很感人,却不知放到哪里去了?记得没丢,准备带回家给读初中的孩子看的。她在一排账簿下找,铁丝账篮里翻,文件柜上看,又站在清静的财会室,四顾回忆,无奈摇头:“一时真想不到,找到了给你留着。”

经过办公室,与那中年男子打个招呼。他说按规定,报社应该寄样报的。我说现在取消了。他说,那就没得法。告辞出来,正要失望下楼,刘会计追上来,扬扬手里的报纸:“找到了!在藤椅垫子下压着。”

这张报纸,尽管被坐得皱皱巴巴的,但我如获至宝,道了谢,捧着就走。